

溫暖人間

9 771562 459001 \$10
BUDDHIST COMPASSION
495 2018.8.9
隔周四出版

請坐下 與自己對話

世外桃源禪修地

幼小心靈更要學禪

天籟敦煌樂團古韻薪傳

易剪義有髮剪

天籟敦煌樂團

圖為莫高窟第 112 窟之南壁《觀無量壽經變之樂舞圖》。莫 112 窟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區崖面南段二層，建於中唐，宋清重修。這個不到 4 平方米的小窟裏，容納 39 種經變。其中以反彈琵琶的伎樂天最為出名。

遠古的敦煌，見證了兩千多年前的繁華絢爛，
壁畫裏的音樂，記存在今日古樸斑駁的文化長卷中。
從北涼至元朝十個朝代，
敦煌在千年的歷史洪流中，留下了 492 個主要洞窟，
其中與音樂題材相關的超過 240 個。
十四個人，一場偶遇，成就了「天籟敦煌樂團」的誕生，
於是夢想化為了現實，敦煌仙樂得以重返人間。

文：范夏娃 圖：Steve Ng，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，特此鳴謝。
場地鳴謝：饒宗頤文化館

韻薪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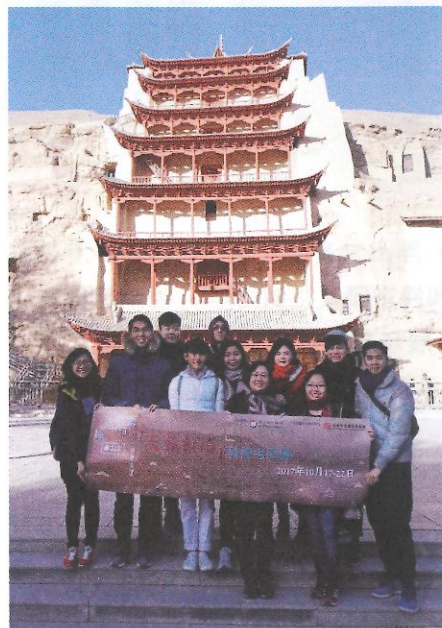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 5 月 25 日，「天籟敦煌 • 淨土梵音」敦煌音樂展在香港饒宗頤文化館開幕，展覽由敦煌研究院和饒宗頤文化館合辦，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贊助。以音樂為起點，展示了敦煌石窟的曼妙壁畫和古樂器，由 13 位香港本土青年組成的「天籟敦煌樂團」在開幕式上進行了精彩表演。

展覽策展人紀文鳳是「天籟敦煌樂團」的發起人。一直癡迷敦煌文化的她，在過去的十年中曾八次前往莫高窟，單是她親自帶隊去敦煌考察已有多回，有些敦煌文化研習班更是中學歷史老師團。2014 年，她

天籟敦煌樂團

樂團於 2018 年成立，由九位香港青年音樂家、兩位作曲家及兩位行政人員組成。本着以人為本的教育和文化傳承的精神，以「行者」之心作樂，古樂新詮，古譜入音，致力通過音樂弘揚敦煌文化，走進學校，面向公眾。該樂團的下一場音樂會將於 8 月 26 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。

與香港學者李美賢女士合作，編輯了一本關於敦煌文化的散文集《立體看敦煌》。去年10月，她帶領一眾年輕的樂團演奏家走訪敦煌考察，目的就是讓他們能立體地感受身臨其境的震撼。「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所在地之一，敦煌是研究中國古代及周邊國家音樂的寶庫。敦煌壁畫上共繪有500多個樂團，多達4,500件樂器，當你走進洞窟時，就像走進了一個古老的音樂廳。我就想，為何不能讓敦煌古樂活過來，讓更多的人都可以聽到呢？」她說。由此，她耗費心血籌創樂團，希望活化敦煌壁畫中的音樂場景，以視聽的立體感受，走入校園，面對大眾，培養新一代的青年音樂家，實現「弘揚敦煌文化」的人生使命。



細看敦煌音樂， 感受淨土梵音

一走進展廳，映入眼簾的即是一幅由八層膠片疊加呈現的敦煌壁畫《觀無量壽經變圖》，以新穎又立體的方式將西方極樂世界的場景展現人前。展覽以敦煌音樂起源為序，除了敦煌曲譜及其解讀外，還以平面、立體及多媒體方式向公眾展示敦煌洞窟中不同的音樂場景，呈現各種類型的實體古代樂器、演奏音樂情況和樂隊組成。有趣的是，在參觀路線的尾聲，公眾被邀請來到一間小黑屋，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下讓人不得不放下手機和浮躁的心，靜下來聆聽由「天籟敦煌樂團」譜曲、演奏的音樂。閉上眼睛，聽着清脆的銅鈸和絲竹聲環繞身體，讓人仿如置身一片樂土，梵音入耳。

其中，代表作《天籟》是作曲家甘聖希（27歲）對敦煌壁畫中極樂世界各個細節的想像。天空中的飛天穿梭於樓閣之間，平台上舞伎隨着美妙的旋律翩翩起舞，呈現出一派靈動氣氛。音樂中段，亦引用了饒宗頤教授所譯的敦煌琵琶譜《慢曲子心事子》，並與《天籟》的主題調子相對唱，就仿似古與今的交流和對話，同時亦藉此紀念饒教授在敦煌學上的貢獻，讓大眾感受更深一層的敦煌韻味。

中樂不死，更添新活力

「天籟敦煌樂團」的十三名成員，全部是演藝學院的校友或在讀學生，平均年齡只有25歲。其中作曲兩人，演奏八人，藝術指導一人，行政人員兩人。樂團原型的靈感來自敦煌石窟第112窟的《觀無量壽經變圖》，圖中僅有樂師八人，沒有指揮，因此「天籟敦煌樂團」也保留同一模式，從創作、排練到公開演出，大小事務全都自己構思規劃，團員的參與度很高、創作空間也十分自由。作為長期受西方文化主導的社會，香港大多數的父母在為孩子選擇樂器時，都不約而同地偏向西樂。鋼琴、長笛、小提琴、大提琴等課程不愁收不到學生，反而另一邊廂的中樂卻常年乏人問津。每一年，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收生不到五十人，其中中樂系學生只佔約十人，怎樣在大環境下逆流而上？怎樣吸收更多年輕觀眾加入欣賞行列？畢業生又如何能在商業叢林中謀求生存？都是引人深思且不可逃避的問題。



敦煌曲樂歷史

從上世紀30年代起，最早致力於敦煌古譜解讀研究的，是日本人林謙三。之後有中國人任二北、楊蔭瀏、饒宗頤、張世彬等人繼續解讀。他們通過艱苦的研究工作，基本上解決了譜字的音高問題。80年代初，葉棟發表《敦煌曲譜研究》一文，並將25首樂曲根據自己研究所得，全部解譯付諸演奏錄音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。唐代歌曲典雅古樸，風格多樣，音調獨特，此後一批國內研究者異軍突起，代表人物有陳應時、何昌林、關也維、席臻貫等，學術氛圍空前活躍。

—— 茹健朗 ——

團長（笙）· 24 歲 · 天秤座

外型陽光帥氣的阿朗，是天籟敦煌樂團的團長，同時也兼任香港青年中樂團笙首席，及演藝學院中樂團團員。去年的一次音樂活動上，他與紀文鳳相識，兩人一拍即合，很快便被邀請組建敦煌樂團。「紀小姐強調說，你如果真心有興趣，願意認真去投入才來找我，不然不要浪費時間。我在家考慮了兩天，就與她聯絡了。」阿朗說。籌創樂團不是小事，要招募團員，確立方向，還要擠出時間排練、開會、演出……他和副團長陳韻妍一起發掘身邊的音樂人朋友，從古箏、笛簫、琵琶、阮、三弦、鼓樂到作曲者一個個地去談。剛開始人員流動大，音樂方向也欠清晰，但一步步走過來，樂團已在半年內公開演出過五次，漸漸打開局面。

阿朗從七歲開始學笙，起初是媽媽替他選的樂器，但堅持上了幾年課後，他開始對笙產生濃厚興趣，十多年練下來，他覺得自己對傳承（笙）肩負使命感。「我很慶幸自己學了笙，也希望能吸引更多人來認識這門樂器，這幾年一直在朝這方面努力。」「行內常說三分練，七分修。我們學習演奏的同時也要學如何製作樂器，這樣便可以自己維修和保養，因為在香港想找專門的中樂維修店也很困難。」他說。在中樂世界裏，笙屬小眾，學的人不多，香港就更為稀少。阿朗畢業後以樂團工資和私人教學為主要收入，「我的生活肯定是離不開音樂的。學這個專業，會對聲音十分敏感。現在只希望收多點學生，壯大中樂隊伍吧。」阿朗說。

去年他隨紀文鳳來到敦煌，第一次踏足千年古跡，古人的建築智慧和鬼斧神工讓他讚歎不已。「那一次我們看了四十多個洞窟，很多都是特別開給我們看的。紀小姐還請了敦煌研究院的學者給我們講解。我對 112 號洞窟的印象很深，洞窟很小，四個人進去轉個身就會碰到壁畫了。壁畫不過兩米，但是畫面非常生動，畫工細緻，還看到了很多古樂器。當時真的很感動，很慶幸自己能到現場。」他說。「所以我們的樂團，希望能將古譜入音，古曲薪傳。透過年輕人對前人所做的敦煌音樂整理，以全新的方式演繹，分享我們的感受。」

—— 陳韻妍 ——

副團長（琵琶）· 24 歲 · 天秤座

韻妍和阿朗一樣，也從七歲開始學習樂器。氣質典雅的韻妍有雙大眼睛，彈起琵琶時，表情會瞬間變得莊重，不難感受到她對中樂的喜愛和用心。「父母喜歡粵曲，所以我從小就對中樂感興趣。爸爸喜歡研究中國歷史，琵琶也是他幫我選的。跟紀小姐從敦煌回來後，特別是樂團成立後，我開始搜尋唐代和清朝的歷史給自己看。」她說。韻妍沒有宗教信仰，但坦言全家人都不多不少受到佛教影響，比如同意因果論，也喜歡閱讀有關佛教文化的書籍。「大學時，中樂歷史課有講過一些關於唐代的音樂歷史，但單獨講敦煌的卻沒有。那次旅程讓我第一次立體地了解敦煌，還記得進入洞窟的那一刻，我差點哭出來，這麼小的一個洞窟，以前沒有電筒的年代是怎樣繪製的呢？光看圖片和實地體驗是很不一樣的感受，你會覺得更加親切，返璞歸真。真佩服古人的智慧，那種感覺很難用語言去形容。」

在 112 號洞窟中有一幅著名的反彈琵琶壁畫。舞者左手高舉琵琶反背身後，右手轉向背後彈撥，隨旋律邊彈邊舞，顯得妙趣橫生。這是唐代敦煌最著名的一幅舞蹈場面，六個樂伎分列兩旁，豐腴的面部和溫婉的表情，令每一個所見之人著迷。韻妍自然也不例外，琵琶和中樂是她的心之所屬，已成為生命中的重要部分。敦煌作為其中一站，讓她的音樂旅程變得更有厚度。「以前的音樂究竟是怎樣的，沒人知道。所以我們只能靠自己的理解去詮釋。每一首曲子，作曲家都會指導我們演奏，大家會討論，互相在細節上配合。」她說。以後會考慮轉行嗎？「我自己教學生和演出，是可以維持生計的。雖然錢不算多，但沒有音樂的人生無法想象，所以我不会轉行。」



—— 朱啟揚 ——

作曲・22歲・雙子座

阿朱是團隊裏年齡最小的一位成員，也是駐團作曲家。外表可愛的他生性害羞，自稱不會用語言表達自己，所以只能用音樂抒發心中所想。阿朱自小學很多樂器，鋼琴、長號及大提琴，中學開始學習合唱指揮，目前在演藝學院修讀作曲及電子音樂系。「我去過敦煌三次，體驗過那裏極端的兩種季節，黃沙和雲彩別有一番風味。我覺得敦煌很夢幻，第一次去到現場，哇，Tiffany blue 耶！好漂亮！原來中國藝術不是只有山水畫，還有這麼華麗的藝術。第二次我在一個還沒開放的洞窟裏看見一位畫師，他正在臨摹一幅壁畫，並且已經臨摹了十年。聽完我很震驚，為什麼有人可以為了一幅畫花十年？究竟是什麼樣的精神和態度才能做到？讓我非常佩服。」他說。

身為一名天主教徒，阿朱以看待藝術品的態度去理解敦煌。「做這個項目，我感覺到自己對宗教重新燃起了興趣。」他笑着說。談到未來是否會一直在音樂路上謀求發展？阿朱的表情有些迷茫，想了一會兒歪過頭說：「很多人畢業之後不會再做音樂方面的工作。作曲更是如此。你看香港樂壇，現在還有誰需要人來作曲呢？真的很少了。我寫中樂作品是這兩年的事，為什麼寫呢，是因為我不喜歡現在流行曲的寫法，太西方了。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風格？」

紀文鳳簡介 (GBS SBS JP)

畢業於香港大學，並為香港大學院士及香港公開大學院士、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、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、周大福慈善基金會理事、敦煌研究院佛學研究中心特邀諮詢委員會委員、無止橋慈善基金發起人及榮譽會長、團結香港基金顧問。紀女士一直熱心社會慈善公益、文化藝術發展及公共服務，特別關顧教育和年輕人事務。成立「天籟敦煌樂團」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音樂弘揚敦煌文化和藝術。紀女士曾撰寫及主編過十五本書，其中一本是《立體看敦煌》。



—— 甘聖希 ——

作曲・27歲・金牛座

阿希是四位受訪團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。身材修長、氣質文靜，不回答問題的時候也似乎總在思考。幼年開始學習鋼琴，中學時已開始自己作曲，隨後進入演藝學院作曲系，並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。此次樂團的代表曲目《天籟》，便是出自他手，靈感來自112號洞窟，曲風靈動，充滿了西域色彩。「敦煌給我的感覺不是宗教，而是一件藝術品。」阿希說，他曾兩次前往敦煌，一次為了靈感采風，一次則隨紀文鳳和樂團考察，莫高窟在他心裏佔有不小的位置。「我不是佛教徒，但我會在家打坐和做功課，目前在香港大學攻讀佛學碩士課程。」他淡淡地說。

莫高窟身處大漠深處，環境惡劣。四十年代起，國家開始着手保育這部分文化資產，在當時沒水沒電的環境下，許多人仍願意為敦煌保育耗盡一生，這種精神讓阿希深深感動。「那次感受最深的，是去參觀以前的研究員住的宿舍。我們和樊錦詩院長聊天，了解到前輩們真的一輩子只是做好一件事。我很佩服他們的堅持，讓我不知不覺對敦煌多了一份責任。」他說。本以為音樂一定佔據着阿希過半比重的生活，誰知天生多思的他說，音樂只佔2%，他真正的志向是佛經研究和文化保育。「我是會因為香港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議題而讓自己內心有掙扎的人。如果問題不能夠得到解決，我就會很糾結。也因此我才接觸到衍空法師，學習佛教經典。」他說。